

泰山楹联与联话

□周郢

楹联为泰山文脉之瑰宝，遍嵌岩阿宫观、亭台坊阙，或模山范水，或寄怀抒志，笔揽烟霞，辞融道韵，为五岳独尊平添无限风韵。

泰山楹联之可考者，肇自明嘉靖四十二年（1563年）天阶坊题联：“人间灵应无双境，天下巍岩第一山。”此前旧作，湮没无征。降及明清，楹帖创作日臻繁盛，佳构迭出，传诵至今。如明万历间杨时乔题碧霞宫联：“坤道承乾，长女代行生育事；山辉蕴玉，前王矫饰检泥书。”清康熙初吴云题东岳庙联：“帝出乎震，人生于寅。”道光间徐宗干题菊林旧隐联：“松曰好青，竹曰好绿；天吾一瓦，地吾一砖。”李佐贤题王母池联：“万壑阴云龙起钵，一林明月鹤归巢。”尤以同治间彭玉麟题万仙楼联：“我本楚狂人，五岳

寻仙不辞远；地犹邹氏邑，万方多难此登临。”此联集句天成，沉雄豪放，吴恭亨《对联话》称其“天然如铸”，千古名句，为名山增色。

泰山楹联之系统辑录与评鹭，始于清道光间梁章钜《楹联丛话》。其书卷六《胜迹上》论曰：“泰山理大物博，秀甲寰区，惜山中楹联殊少佳构。最著者，岱庙中‘帝出乎震，人生于寅’八字，对仗天然，足以俯视一切……惟半山壶天阁延曙堦郡守（鏊）一联：‘登此山一半，已是壶天；造绝顶千重，尚多福地。’又雨花道院一联：‘雨不崇朝遍天下，花随流水到人间。’尚非俗笔。”书中并载其自撰联：“揽月居然凌上界，攀云便要洒齐州。”隽思妙语，启悟后学，远弘泰山楹联之声名。

民国以降，乡邦贤达继起搜

罗。赵正印（新儒）《新儒联语录》，分载经石峪、普照寺、五贤祠及自撰包公祠诸联，精警迭见。王价藩《退轩旧闻录》专设《记联语第八》，辑联话十七则、联语二十六副，多存稀见文献：如岱顶南天门关帝庙秦应遼联：“诚至金石开，俾此地顿成大观，毫无缺陷；目穷天下小，愿后来齐登高处，不慨蹉跎。”岱麓书院敬业堂叶畹香联：“近圣人之居，犹能书读程朱，业传孙石；知当王者贵，勿忘学通中外，治辨华夷。”其《岱粹抄存》及续编，复采录毛澈、樊增祥、赵正印等题署多联，补阙拾遗。

至李东辰《岱联拾遗》，堪称泰山楹联集大成之作。全书收录名胜七十三处、联作近百副，巨制短篇，各擅其妙。清末民初顾鳌、王诤登岱长联，皆百字以上，揽山水

而伤时势，苍凉沉郁，为岱楹巨构；清翟云升翳芝山房联：“开琼筵以坐华，结幔亭而梯月。”朱钟琪思鹤堂联：“拓地好依山，莫教画栋珠帘，歌舞空留王子恨；问天同把酒，只恐琼楼玉宇，高寒顿起长公悲。”何毓福王母池联：“推窗放进瑶池月，把酒吞来岱岭云。”或寄身世之慨，或抒高逸之怀。其书考证精审：“孔子登临处”坊联“素王独步传千古，圣主遥临庆万年”，旧题明罗洪先作，此书确考为清康熙泰安知州祁国祚所题，纠谬订讹，功不可没。书中以联系景、因联考人，兼存作者轶事、岱下掌故，文献价值弥足珍贵。

近代沧桑，山中楹联半遭毁佚。前贤诸编，网罗散佚，保存文脉，为泰山楹联研究留下珍贵史料。

隼羽微光

□刘水 文/图



云海茫茫。



青山笼雾。

梭罗的文字，总是那么耐人咀嚼和回味。翻阅《瓦尔登湖》春日篇章，作者抬眸望见一道灵动的飞影。

一只轻盈秀雅的隼鸟，时而如水波般悠然滑翔，时而接连翩旋跌落，翼底在日光里流光闪烁，宛若缎带舒展，又似珠贝内壁莹白泛光。

梭罗的写作，始于极致细腻的现实观察，循着由物入心、由浅入深的行文路径：从实景落笔，经审美沉淀，升华成生命哲思，一草一木都寄寓着对生命、人性与现代文明的思考。

作为栖身湖畔的观察者，他摒弃空洞铺陈，以博物者的目光捕捉世间细碎。落笔灰背隼：“它既不像蝴蝶那般扑扇翅膀，也异于大型猛禽平直滑翔，而是凭借一身傲岸底气，在旷野长天里恣意嬉戏。它屡屡攀升高空，伴着独特的低鸣，一次次舒展身姿、翩然坠落，如纸鸢般连环翻转，再从高空跌宕里稳稳回正，仿佛双脚从未踏

足凡尘土地。”暮春松花粉漫天飞扬，积之可盛满木桶，飘落湖面化作鎏金尘埃，装点出瓦尔登湖独有的春日盛景；他逐月等候潜鸟、夜鹰回迁，俯身记录草木破土抽芽的时序，方才入眼的凌空隼影，便是日复一日静观所得。所见如实落于笔端，不添矫饰，为后文的体悟与思辨筑牢根基。

于真切风物之上，梭罗以赤诚之心深耕审美体验，完成由外及内的心灵蜕变。世人观物大多困于功利成见：飞鸟盘旋只为觅食，荒野萧瑟便是荒芜，草木枯荣只作四季轮回。但在梭罗的审美视角里：“天地间它孑然独舞，唯有晨光与缥缈云天相伴嬉戏，它从不觉得孤寂，反倒让脚下整片大地都显得落寞寥落。它的生身亲眷何在？孕育它的巢穴、翱翔于苍穹的父辈又在何方？”鹰隼盘旋不再是捕猎求生，而是乘风自在嬉戏。残枝落木、生灵凋零，不见寥落萧瑟，反倒印证自然往复、生生不息的本源。他融万千

物象于内心，完成从客观写实到主观审美的升华。

细腻的观察、深切的体悟，最终凝练出厚重深邃的生命哲思。梭罗惯于以小见大，于草木生灵间洞见世界本貌。他以孤隼凌云喻坚守本心、向往自由之人，对照终日奔波劳碌的凡俗众生，剖析人世不同的生存姿态；借草木岁岁枯荣，参悟人生起落得失，直指现代文明脱离自然滋养催生的精神缺憾。他在文中直言：“倘若周遭没有未经探觅的林海与原野，我们村镇的日常便会沦为一潭死水。我们需要荒野充当生命的一剂良药。”继而延伸思索：“我们一面热切求索、渴望洞悉世间万物，一面又盼着万事永远保有神秘莫测的边界，陆地与海洋永远荒莽无垠，未经丈量、无从探底——因其本就深不可测。我们永远渴求自然，永不餍足。”长空隼影与林海荒野，就此升华为关于人性与文明的深刻思索。

所有观察、体验与哲思，终以

精准凝练的文字落地成型，成就传世文笔。梭罗的语言兼具博物学严谨与文学雅致，选词字字贴合实景。“它是长空的栖客，仿佛和大地的牵连，只源于某枚在岩缝中破壳而出的鸟卵；又或是它原生的巢窠筑在云隅，以虹霓碎缕、落日云天编织巢壁。”诗一般的想象，诗一般的语言，完美承载入微的观察、深沉的体验与高远的哲思，让景、情、思三者浑然一体。

清代文学家袁枚在《随园诗话》中论诗有言：“诗虽奇伟，而不能揉磨入细，未免粗才。诗虽幽俊，而不能展拓开张，终窘边幅。有作用人，放之则弥六合，收之则敛方寸，巨刃摩天，金针刺绣，一以贯之者也。”梭罗的《瓦尔登湖》，恰似一部意蕴深沉的心灵史诗，它循着实景、共情、思辨、落笔的脉络铺展成文：以实地见闻夯实内容，以切身体悟赋予风物温度，以深度哲思拓宽作品格局，再以精炼语言收束全篇，正是“尽精微，致广大”。